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

朱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五

訂秋七月庚戌漢主王建以桑宏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
爲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
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以俊岐也

晉王季存勛以李

嗣源間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季存審將兵益之 運

飛龍使唐文展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
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

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王建聞樂聲怪之文辰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榮經漢縣通縣地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爲工部尙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清海建武節度使

榮經漢嚴道縣地
唐武德四年置榮

無縣屬雅州九域志
在州南一百一十里

傳素罷爲工部尙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

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清海建武節度使

劉嚴卽皇帝位於番禺

男音 潘

國號大越赦改元乾亨以梁使

趙光裔爲兵部尙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
殷衡爲禮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
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光裔自以唐之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巖乃習爲光裔手書
遣使閒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

心焉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

騎七萬會於易州

匈奴須知涑水西至易州四十里
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

存審曰虜眾

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道類矣

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

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

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

水經注聖水出上
谷郡西南谷東南

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

冀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

驛路 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

張左右翼
而踵其後

契丹行山上晉

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

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

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吾疆場晉王命吾將百萬眾直抵西樓

滅汝種族

群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

因躍馬奮槌二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

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

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

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

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

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

北山去

取古北口路而去

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

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

州副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

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

九域志瓦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涿州至北薊城

一百一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爲鄉

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歷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

失守責之

河朔失守事見上卷

九月落鄆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

月己亥梁加吳越王錢鏐天下兵馬鄧元帥

晉王李存勖遣晉

陽

自魏州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

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

軍城謂晉陽軍城也

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藉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斬之

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酒酣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

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

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繼頭皆出承業俸

祿

唐人凡爲人舞人則以錢祿探寶貨謝之謂之繼頭

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

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踣地罵曰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閻寶背梁降晉曾不盡忠爲報顧欲以諂媚自容耶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乃酌兩卮奉承業曰七哥爲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卽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咎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

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
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爲豚犬王德之承業恐其及禍乘
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
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
由是獲免 越主劉巖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卽位且勸吳王

稱帝

閏月戊申憲主王建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續爲吏

部尚書內樞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憲主王建祀圓丘

晉王季存勛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

貞明元年晉得魏兵始

魏河上若以破夾寒爲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

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晉王季

存勛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者

成安人也

成安漢斥邱縣北齊所置唐屬魏州在州西一百里

其父劉叟以醫士爲業號劉

山人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於王宮性狡悍淫妒而王獨嬖之時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髮丈人護之正此翁也王喜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於宮門然時人莫不知其爲劉叟女也雖王亦心知之宮中每爲優戲王爲劉叟衣服身自負簪囊藥使其子繼炭捉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夫人必大怒笞繼炭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

漢主王建以劉知俊爲都招討使諸將皆驕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

伐岐無功也唐文展數毀之漢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

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於炭市

劉知俊懼不見容於累而奔岐懼不見容於岐而奔

蜀卒亦不爲蜀所容挾虎復之性而附人人必慮其搏噬其能容之乎

癸丑漢大赦改明年元曰

光天 壬戌梁以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梁主璠論平慶

州功

賀瓌平慶州見上卷上年

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爲宣義節度使同平

章事尋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爲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戊辰晉王季存勸

敗于朝城

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城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

是日

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

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

角負葭葦塞斬

陸佃埤雅曰葦卽今之藎一名葭葦葦之未秀者也

成謂之葦葦小而葦大字說曰藎謂之葭其小曰葦葦

謂之兼其小曰葦葦強而葭弱葦高而葭下○葦音完

四面進

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梁祖庸使戶部尙書趙巖言

於梁主璠曰陛下踐祚以來尙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

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

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

敬翔諫

曰自劉鄩失利以來

劉鄩敗見上卷上年

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

必行賔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勦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

動俟北方旣平報本未晚梁主不聽己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闈

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掘汜水矣

掘汜水謂

掘汜水

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梁主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

大梁 甲戌梁以河南尹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是歲閩王王審

知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劉巖之女

戊戌岐吳稱唐

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

春正月乙亥朔漢大

赦復國號曰蜀

蜀改國號見上卷二年

梁主璠至大梁

自洛陽還至大梁

晉兵侵

掠至鄆濮而還

晉汝陽劉劭劭鄆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

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

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

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於梁故云然

親御豪傑

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

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

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

擐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

也臣雖驚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

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爲虔州行營

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

工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於水

道故舟
行無礙

蜀太子王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蓮嘗自夾城過聞太

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

蜀蓋倣長安之制
附夾城爲諸王宅

歎曰吾百戰以

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

能去也

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
六十八卷梁乾化二年

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

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梁河陽節度

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季存

勸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限晉

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

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己亥蜀主王建以

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爲東西兩路諸軍都統

此伐岐東西兩路之
兵也東路出寶雞西

路出
秦隴

三月吳越王錢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前年梁加錢鏐諸
道兵馬元帥去年

又加天下
兵馬元帥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王建立子宗平爲忠王宗特爲

資王

岐王季茂貞復遣使求好於蜀

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卷梁乾化元年

己

酉梁以吏部侍郎蕭頊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保大節度使

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

太祖改保塞軍爲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兄也兄弟并鎮今並爲一

梁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

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蜀主王建自承平末

梁乾化元年蜀改元承平梁貞

明二年蜀改元通正

得疾昏瞶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

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殿

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

大業可實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孫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

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

文展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

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展屢以蜀主之命撫慰之伺蜀主

殂卽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迥偵察外事

傳音稱又音祥

在迥以其

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

昌權判六軍事

蜀置天策府見上卷梁乾化四年將罪唐文展先奪其判六軍事

召太子入侍疾

丙子貶唐文展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展

削官爵流瀘州在迥炕之子也

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人號關帝內居方鎮

丙申蜀主

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

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展官爵流雅州辛

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院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縉宗夔

竝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

唐制樞密使本用宦

者及唐文展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

蜀主本許州舞陽人其諸將亦多許人

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爲蜀以宦者亡張本

月壬寅蜀主殂

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弼親吏王處琪言建懿信王暴卒唐文展與徐妃張格陸謀使尙

食進雞饒餅因資毒建疾困大臣魏宏夫等請誅文展建曰太子

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呼而

逝劉恕按舊史貶文展後二十七日蜀主

始殂疑王處琪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癸卯太子衍卽皇帝位

衍字化源

建幼子也

衍母

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

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展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

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

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殷遂鎮秦州

免左保勝軍使領

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

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

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南國鄂州曰武昌俱州曰鎮南復州曰武成
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
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
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南寧邕州曰建武廣州曰南海皆
唐故號與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
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按縣公之時去五代未
遠十國皆僭自相署蓋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於
二三百載之後乎今台州有舊海作杜碑墓碑云唐僖宗光啟三
年陞台州爲德化軍洵乃雄吏時爲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
黃巖縣丞甯江有洵於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
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
台州台州小郡舊置節度其他州郡從可知矣矣之昌化咸武蓋
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洵音囚又音油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

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
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抑侮哭王
楊隆演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鵠罵衣
墨髻執帽以從優人爲優以一人鵠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墨角鵠衣如鵠之狀謂之蒼鵠又嘗泛

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

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縣

東寺前有橋跨舊官河

知訓使酒悻悻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

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槳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預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及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之會飲伏甲欲殺之軍校刁彥能行酒以爪語知誥知誥悟亟起去他日又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湎決欲殺知誥知諫蹣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彌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

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寵妓絕色

也又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幃

冬貯於幄欲其暖也夏貯於幃欲其涼且隔蚊蟲

音陶又音導又音陶又音除

又將赴泗州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

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

妻陶氏拜之

路振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

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踏地

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

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

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

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

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爲舅

瑾

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

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

翟虔徐溫視將也使之防備吳王顧

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初瑾病疽醫者視之

色懼瑾曰但治之吾非病死者至是果遂徐知誥在潤州聞難

夾江相去

五十餘里用宋齊邱策卽日引兵濟江

考異曰吳錄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誥死知誥過江

皆無口工商錄曰先主開亂卽日以州兵渡江至廣發會瑾自殺

固撫定其眾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誥臨城自殺戊午

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

仁裕聞知訓死自募山渡白知誥知誥卽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

民按揚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

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陰

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

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

就誠聞者哀之瑾之殺知訓也泰甯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

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撫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

李儼宣諭淮南見二

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

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質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壬戌晉王季存勳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

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

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寨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

水落深纔及膝梁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

岸拒之

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益自河陽徙匡國也

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

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

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

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展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

格內不自安

張格附唐文展見上三年

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尙書楊玠自恐

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玠

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

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鎮

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

令茂州刺

史顧承鄆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鄆母曰戒

汝子勿爲人報仇他日將歸罪於汝承鄆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

承鄆罪秋七月壬申蜀主王衍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

宗瑤爲臨邛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穎王宗裔宗夔及兼侍

中宗黯皆爲瑯邪郡王

自典午渡江以來江左以瑯邪之王爲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瑯邪

甲戌以

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尙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

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吳徐溫入朝於廣陵

自界州入朝

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

戮已而入徐知訓解麻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袞冕正坐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徐知誥嚴可求因具陳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綱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

府事

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卽代知訓執吳政至此方

耳

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

代如

溫還鎮金陵

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

璽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

十三年以前逋稅

梁既以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爲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謂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是年以後

其逋者

餘俟豐年乃輸之

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

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

請託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士有駱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賜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葢必卻之曰士眾尙多暴露我何用此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邱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邱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以丁錢卽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曰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大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眾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貢捐之日文帝優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卽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古法一歲一丁然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供當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後役不役則計口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

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

以直千錢之物或當稅額之三千

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

詰從之由是江淮開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詰欲進用

齊邱而徐溫惡之以爲殿直軍判官

殿直使之入直吳殿軍判官行軍判官也

知詰每

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

屏語屏左右而密語也水亭則四旁空闊無耳屬於垣之虞

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箸畫灰爲字隨

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

不下軍中大疫王祺病歿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爲虔州行營招討

使未幾祺卒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楚吳越王錢鏐以其子統軍

使傳球爲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吳信州

統軍使吳楚越所遣官

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寧都以救之

寧都古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

南一百七十里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啟關

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

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瑋爲東南面應援

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牽制吳越救虜州之兵力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按城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里移兵屯汀州示將救虔也

晉王季存勳遣開使持帛書會

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晉王季存勳謀大舉伐梁周德威

將幽州步騎三萬季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邠洛步騎

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

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開

於魏州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

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譏聞將興總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 後列國紀五 十三

固辭軍使蜀主王衍許之但營營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梁泰甯

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時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萬進聞晉

兵將出己西遣使附於晉且求援塞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

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辭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月

癸未創奪張守進官爵命劉鄩爲制置使十月下兗州賊守進逃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赦其城劉鄩傳五年萬進反冬

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

據今以莊宗實錄列傳爲定 甲子蜀順德皇后周氏殂

周氏蜀主建正室也

乙丑蜀

主王衍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祿宋承謚田魯儔

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

聽

周庠與蜀主建同起於兵間歷事多矣

晃忠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

暨百閒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祿光嗣之從弟也

晉王季存勛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

家渡

麻家渡蓋在濮州界

梁將賀瓌謝彥章將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

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王銘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

本朝中興繫於王

本朝謂唐也

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

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

營使李存審叩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

之職也

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

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

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何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

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人於隄下王以十

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

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王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吳

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又

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 梅山蠻寇邵

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楚將樊須驅走之 九月

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讀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王

衍許之 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

全播取質納賂而還遣使報徐溫溫大怒曰信爲大將攻城不下

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杖信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

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

之眾劉信本鎮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於大江廣陵

倍於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

萬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

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寒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

永陵廟號高祖

越主劉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信聞

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播奔雩

都追執之

唐僖宗光啟元年譚全播推戴光勰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爲之而亡

吳以全播爲右

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錢鏐常自虔州入貢於梁

至是道絕

吳越自虔州道入貢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入於吳故道絕

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

梁此即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南就丹水程比開便近耳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

而位卑說吳王楊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

之名不足相臨制

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渥隆演兩位皆宣諭使李穀承制授之

請建吳

國稱帝而治王不許旣而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
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旣受命至金
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
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
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

草具建國儀注知

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其後嚴續遂相南唐

晉王李存勖欲

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

兵距梁軍十里而舍

自麻家渡進兵通行棗村

鑿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

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深忌之一日瓌

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

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

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疆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疆
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
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語之於梁主璵璵與行營馬
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
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然審澄
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
中常儒服及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
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丁
未璵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
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開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
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

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眾號十萬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梁賀瓌聞晉王李存勖已西亦棄營而遁之晉

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

胡柳陂

胡柳陂在豫州西臨漢縣界

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

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勦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去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晉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

收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
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互數十
里晉王帥銀鎗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行營左廂馬
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
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

晉輜重見梁騎兵西潰謂其來犯故驚而潰

入幽州陳幽州兵

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

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膝高

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

據高邱則散兵望見晉王而集故其軍復振

陂中有土山賀

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

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鎗大將李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

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

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後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也李建及攬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大將指王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眾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晉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玠

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

兵自相騰藉秦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證之會孫也

胡證在唐歷事

遷位通鑑

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

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

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數其狀

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晉王恃勇銳於見敵德威老將

常務持重故其用兵每伺敵人之隙以取勝及是敗沒晉王深痛

之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

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

欲自相州歸邢州

是日從珂從王奪

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

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濮陽

屬濮州九域志爲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邱原宋熙寧六年省頓邱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卽澶州所治

晉書通鑑補後梁貞明四年

頓邱城山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者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

復來見王於濮陽晉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

首謝罪晉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

薄初契丹主耶律阿保機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

其國事覺阿保機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

則與汝何異乃囚之秣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眾奔晉晉王李

存勳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奔梁晉軍

至德勝渡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

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此亦晉之敗兵也梁人大恐

梁主瑋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

傷吏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己晉岐兩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主王衍乾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蜀 春正月辛

巳蜀主王衍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

而守之

唐澶州治頓邱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邱縣於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

澶淵之役鎬在德勝縣南以宋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 晉王罕存勳以存審代周德威

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劉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

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

此寶雞渭河也

破岐

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

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

也

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王衍

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

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

後梁貞明五年

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賈刺

史令錄等官

令錄令錄詳事參軍

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晉

王季存勳自領虛龍節度使

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鎮士馬彊銳故自領之

以中門使

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

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

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

崇韜能治劇主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

待日隆

郭崇韜出此佐晉王破梁

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

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

是崇韜專典機密

爲郭崇韜德孟知祥薦之帥蜀張本

梁遣吳越王錢鏐大舉伐

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

東洲擊吳

自常州東洲出海復
奔江而入以擊吳

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

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楊隆演稱帝吳王不許夏

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

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

唐土行也吳欲繼
唐故以金德王

臘用丑改諡武

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

楊行密初
諡武忠王

威王曰景王

楊渥初
諡威王

尊母爲

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甯國節

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

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

使

吳都廣陵故開
揚州爲揚府

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

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尙書兼太常卿

前中書
舍人兼

唐官

掌書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

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知詰旣爲僕射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彊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於狼

山江

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卽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

吳船乘風

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旣過自後隨之

自後隨之則風爲傳瓘用陳侯鎮破王琳亦如此

吳

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將接

船也傳

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

什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本身

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

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船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

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稟給也

梁賀瓊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

竹竿聯檣幢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

竹竿未出檣幢則蒙衝戰

艦也賊上短垣謂之睥睨

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季存勳自

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

將氏延實延實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

破檣幢者眾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眾而來冀此一舉

若我軍不渡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親以死決之乃選效節

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檣幢流矢雨集

建及使操斧者入檣幢間斧其竹竿又以木張載薪沃油然火於

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檣幢既斷隨流而下梁兵

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

勝至

州九瓌退屯行潦村

蜀主王衍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

五月丁卯朔左散廐軍使王承謨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

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

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

武

昌節度使李節等帥水軍攻復州

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奔夔而上下

信等

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

月吳人敗吳越兵於沙山 秋七月吳越王錢鏐遣錢傳瓘將兵

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遷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

海門出其後

海門在今通州東南西縣界大江至此入海環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

之東

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

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還中軍旗鼓於左取觀類溫者環甲冒號

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開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

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勳首萬級傳璫遁去追至

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彎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

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

徵耶之役陳紹之功居多

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

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

吳馬軍指揮

便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問使告之曰使汝不

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爲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

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

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兵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

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

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

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雖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五 後列國紀五 三

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欬而寤名曰警枕記少儆舊席枕几類鄭氏注曰類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類類是類發之義故爲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令欬而寤名曰警枕被豈知有禮記注疏哉英雅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間與古台有如此者直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丙戌吳王楊隆演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

楊郡公潯爲新安郡公澈爲鄆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晉

王季存勳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

陪食者眾請省其數

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王怒

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

原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

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

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

乃止

初唐滅高麗

唐高宗時滅高麗

天祐初高麗石窟寺沙僧躬父聚

眾據開州稱王

沙僧僧之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爲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

左溪右山考異曰詳史唐餘錄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北據十國紀年

號大封國至

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於吳

八月乙未朔吳宣義節度使賀

瓌卒以開封尹王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瓌將兵五萬自黎陽度

河掩擊洹魏自頓邱遇晉兵而旋瓌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

游十八里楊村

據德勝上游也

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

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

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

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困所以繫竹竿

我皆無之何

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

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楊隆演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

王錢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

者二十餘年

是時吳有楊是泗縣和光黃舒蕭盛等沿海潤常昇宣餘姚餘信江鄂洪撫袁吉慶等州

吳王及

徐溫屢遣吳越王鏐皆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九月丙寅築削

剡嚴官爵命吳越王錢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吳臨江公瓌

蒙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爲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冬

十月出注爲楚州團練使晉王季存勛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

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

梁人戰於河端

左射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壩河邊地也○壩音轄

梁人擊敬瑭斷其馬

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

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

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梁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

經年城中危窘

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止卷

晉王季存勛方與梁人戰河上

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

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爲出兵會鄩已屠兗

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爲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十

一月吳武甯節度使張崇致梁安州 丁丑築以劉鄩爲泰甯節

度使同平章事

鄩部先以河朔喪師貶爲團練使落平章事今以平張崇進也爲使相

辛卯梁王

瓚引兵至戚城

戚城在德勝西卽春秋時衛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

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

潘張地名舊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趙步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前史云潘張村在河曲

趙步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前史云潘張村在河曲

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率

存勳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

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攢殺圍之李紹榮識其

旗

几行軍諸將各有旗以爲表識今謂之認旗

單騎往救一奮劍斷其兩矛斬首一級

梁兵乃解去晉王還營持紹榮而泣由是寵絕諸將戊戌晉王復

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度

河走保北城

楊村北

失亡萬計梁主瑒聞石君立勇

石君立卽救晉陽者也見

二百六十
九卷二年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

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

用哉梁主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實破屯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

辛酉上次於臨濮賊亦捨營踰我矣亥次於胡柳明日接戰王彥

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接唐地理志濮州亦謂之

濮陽郡治鄆城有濮陽臨濮二縣據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

東胡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任莊宗所拔者皆濮陽賊非濮州也而

莊宗列傳與史閣實傳皆云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

向晚皆有歸心是以濮陽卽爲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營

嗣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夕食無

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則勝

負未決是又以濮陽卽爲臨濮也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

書故濮州稅課是濮州西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十六年十二月

攻下濮陽下教告諭曹濮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

瓊屯于山西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瓊豈得更東歸臨濮

疑實傳濮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爲濮陽史氏文師之誤也又莊宗

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濮陽按薛史梁紀

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

後列國紀五

紀去冬按歲陽今年四月追襲賀瓖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
事賀瓖傳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退軍
行臺尋卒若非賀瓖及梁紀重復則是去冬

梁主召王瓚還以天

唐雖得濮陽案而不守今年復攻之也

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己酉蜀

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

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宏志討之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

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

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掌印
受事於風憲臺主簿一人掌印

如轉動散
官之職

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晉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

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厚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六

夏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果貞
長明六年是歲凡六國四縣

春正月戊辰蜀桑宏志克金州執

全師則獻於成都蜀主王衍釋之 吳張崇之攻安州也不克而

還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賂徐知誥遣侍御史知

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雖端推事其體至重

唐御史臺

侍御史六人以久次一
人知雜事謂之雜端

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

張崇使吏如昇州縛賣都統

縛賣者一
二而賣之

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

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

都統謂徐溫也

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詰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

之廷式泉州人也晉王季存勳自得魏州

得魏州見二百六十九卷元年

以李

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鎗效節都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

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

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

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有恃無忌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

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

主劉巖從之夏四月乙亥梁以同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琪珽之弟也

李珽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而死於梁誅友珽之時

性疏俊挾趙巖

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爲相頃謹密與琪多所異同

因私伺琪短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爲守頃奏之

歐史

所私吏當得試官

改試爲守頃所發

爲太子少保

初梁河中節度使冀王朱友謙以河中附晉及梁

主璵卽位復臣於梁而亦不絕晉至是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

武節度使程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畱後表

求節鉞梁主怒不許旣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

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存勖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

度使於是始絕梁而專附於晉

考異曰莊宗列傳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旄賜之莊宗寶錄列傳薛

史友謙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爲帥

六年附同州以令德爲畱後表求節鉞不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

辰以節州刺史朱令德爲忠

武畱後恐是四年已陷同州吳宣王楊隆演重厚恭恪徐溫父

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

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

鮮少也

遂成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

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宜自取

見六十卷魏

若初

三年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顗之初

誅張顗見二百六十九卷梁

平二

豈至今日郭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

考異曰吳錄九氣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張顗時今從附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痊

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車溫以告知諸知諸曰可求多知音未必誠不選顧大人意獨溫曰吾苦自取非止今日張顗之亂嗣主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神大漸微傳位與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全琰定策稱誼演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已升殿演辛六月戊申溥卽王位

可求亦不應有此言

今從附史

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

徙溥而立溥者溥爲徐浩所忌也

王殂

年二

六月戊申溥卽吳王位

溥攝行密

尊母王氏爲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

度使

唐末置永平軍於邕州以梁主璠為方考尉以雅州為永平節度

梁主璠以泰甯節度使劉

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威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

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庚申朔蜀主王衍作高祖原廟於萬里

橋

原廟起於漢原再也已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萬里橋在成都寶宇記曰昔者魯聘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橋曰萬里之路

始於此矣

帥后妃百官用藥味作鼓吹祭之

藥味常備嗜好之味也計郊特牲曰禘嘗

不敢用珍味而貴多品

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華陽縣

魏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郭下與成都分治

元元年改為華陽縣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

可乃削官爵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梁主璠等聞同州朱友

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季存勳遣季存審李嗣昭李建政慈州

刺史季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王衍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

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相有

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而無一可稱朝士李台叟曰

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特以便佞得幸得出入宮禁就

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

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

兵甲亙百餘里雜令段融上言雜漢古縣唐屬漢州爲州治所不宜遠離都邑當

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凡兵一宿爲信爲次晉李存審等至

河中即日濟河自河中濟河救同州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

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鄩出千騎逐之知其爲晉

軍也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邑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三十五里河中

事梁久唐昭宗之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事梁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

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

急乘燭夜戰

謂與度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入卷梁乾化二年

今方與梁相拒

謂相拒於河上

也

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耶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

李存審等校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眾出戰大敗收餘眾

退保華州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聞其

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

之殺獲甚眾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

哭之而還

唐帝陵在同州奉先縣

河中兵進攻崇州梁靜勝節度使溫昭

圖甚懼

元年溫昭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日崇州義勝曰靜勝昭賜今名

梁主瑱使供奉官竇維說

之曰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

唐末溫昭為盜據華原縣李茂貞以華原為茂州昭為刺史尋

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昭為節度使及昭梁改

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雖名節度使實一節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

昭圖曰然維曰當爲公圖之卽教昭圖表求移鎮梁主以汝州防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 冬十月辛酉蜀主王衍如武定軍

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王衍以兼侍中王宗儔爲

山南節度使西北而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宗昱永甯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

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

咸宜當在隴州河源縣界

入良原

良原縣在涇州西南六十里

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季茂貞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

汧陽縣屬隴州

九域志隴州東六十七里

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箬

嶺杜預曰岐山卽今之梁山縣其山兩峻故俗呼爲箭箬嶺

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泰州宗儔

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

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從之

閬州林思謬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

南至閬州二

百四十里

癸亥泛江而下

泛嘉陵

龍舟盡舸

楚人謂大輝映江

涪州縣供辦民始愁怨

至中至閬州

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

蜀主

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

癸未至梓州

趙王

王鎔自

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諒宦者李宏規用事於中外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

鎔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

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往來供顧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營莊石希蒙勸王復之它所李宏規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

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爲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

密言於王曰宏規妄生猜聞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

詩九戩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可宿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爲信之義

長威福耳王遂留信宿無歸志

詩九戩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可宿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爲信之義

同宏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王曰

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宏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

且聞欲陰謀叛逆誅之以謝眾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

投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養子防

城使德明將兵圍宏規及李萬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

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

爲張文禮所軍士殺王諸張本

吳金陵

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溫曰吾旣任公不復會計悉焚之

初閩王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於梁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漢主劉巖遣使通好於蜀吳越王錢鏐遣使爲其子傳琇求昏於楚楚王馬殷許之

辛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
睿皇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甲午蜀主王衍

還成都去年七月蜀主出
巡遊至是方還初蜀主王衍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

部尙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王建崩
號高祖及韋妃入宮尤見疏薄至是

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

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

度之孫韋昭度唐僖宗時當
奉制誅蜀故託言之初爲姪好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

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熱諸香畫夜不絕久而厭之
更熱早焚以亂其氣阜焚如諸可者良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

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

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
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甲辰

梁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爲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

故得名藩

匡國唐之忠武軍鎮許陳汝三州自來爲名藩

蜀主王衍吳主楊漣應以書

勸晉王季存勳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

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

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遺書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簡平元年

年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

事見二百六十七卷唐昭宗乾祐二年

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

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

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

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國寶之類黃巢

之破長安也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

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當王將嚮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

詣行臺獻之宋白曰同光初魏州開元寺僧傳眞獻國寶驗其將

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

唐室言執定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雖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拊拾

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

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

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

資治通鑑卷三百七十一 後列國紀六 七 正德隆慶

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
王立萬年之基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陽東門令路人指
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也哉王曰此
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
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吳
改元順義 趙王王鑑既殺李宏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
性驕愎既得大權羣時附宏規者皆族之宏規部兵五百人欲逃
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
不時與羣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阮
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李

何眾皆感泣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

城

常山牙城北偏也歐陽公瑣語殘杏詩云北潭駐步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詩云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遊惟此以有池潭

故其城謂之潭城

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太保謂王德明今夕富

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

軍校張友順帥眾詣德明第請爲雷後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

滅王氏之族

唐穆宗長慶九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王帥而滅

獨置昭祚之妻晉甯公

主以自託於梁

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光化三年

三月吳人歸吳越王

錢鏐從弟龍武統軍鎰於錢唐

錢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

鏐亦

歸吳將李濤於廣陵

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廣陵吳國都

徐溫以濤爲右雄

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張文禮遣使告亂於晉王李

存勳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問之投盃悲泣欲

討之僚佐以爲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

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

文禮成德副後

梁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

九域志

至大梁三百四十里

詔陝州副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

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雷

九域志陳雷縣在大梁東五十二里

兵敗走還陳州

諸軍圍之

五月丙戌朔梁改元龍德

初梁劉鄩與朱友謙爲

昏郛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

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梁主璠曰鄩

逕養寇俟援兵梁主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

都就歸

梁以洛陽爲西都

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夏志清

卒斷史云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今從之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

梁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季存勳既許

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宋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

行臺

蘇循依宋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梁開平元年

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

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朔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

日筆

唐制秋皆天子書日

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

深惡之循尋病卒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閭使因盧

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閭使告梁曰

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二年三月

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

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梁主璵疑未決被翔曰

陛下不乘此機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

也趙張輩皆曰今強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

暇分勅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

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

塞上所獲者通契丹

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

晉王季存勛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

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

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

悅之

張文禮蓋自置鎮張深趙都督府故有參佐

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

王同盟討賊

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梁開平元年

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

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

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吾以一劍授習使之攘除寇

敵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願無益於死者今大王

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

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智
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
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鉞降晉王
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瑋祕不發喪與其黨韓
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漳沱圍鎮州范成大北使錄曰過
漳花河五里至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瑋中流矢卒晉
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眾
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
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
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
走趣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死亡二萬

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初義

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

於陞邑

陞邑本前漢苦陞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陞邑屬定

州

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使佞多詐

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李克用

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爲節度副大

使欲以爲嗣及晉王存勖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爲好齒

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爲方禦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

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

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

新州窮遠也北接契丹

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

解鎮州之圍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激處直求

爲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杻其處乃陰

與督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使者宴於城東暮歸

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

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

凡官府第舍以東爲上西第者卽安養閣之地唐末王處

存帥義武兄弟相繼全是而敗

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爲處直腹心者

都自爲爾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爲唐明宗朝王都又以中山召

契丹

吳徐溫勸吳王楊溥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

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

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

以脂灌樞欲其滑而易轉且門

無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吳王尊楊行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

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
察失民心欲徵之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之
入朝因畱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
將軍十一月晉王李存勗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
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
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
處直督兵追至行唐斬之

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
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

契丹主

耶律阿保機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
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阿保機以
爲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
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

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阿保機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

宏嬰城自守

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嬰舉幽州軍府事

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

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

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

王

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父恐契丹西攻晉陽

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備之

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

東北至易州八十里

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

季昌行視實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

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眾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是歲漢

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辰徽蟹侵楚楚遣節度副使姚

彥章討平之

梁乾化元年姚彥章已集容州歸潭州而鎮南遠節度副使如故

王晉岐勝唐天祐十九年梁龍

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

年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族

後列國紀六

卷三百七十一

十一

西第處直奮拳毆其胷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其鼻

都掣袂獲兇木幾處直愛憤而卒 甲午晉王季存勳至新城南

按魏收地形志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

侯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

新樂古野處子國漢爲新市縣隋改

日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省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

後語說呼西爲新故曰新樂

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

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

開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

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範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

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雖也王新破梁兵

貞明五年破曹瑋於山棚又破王瓌於威威是年

於威

勝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劫挫其前鋒遁走必矣

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

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眾

平定山東

河北之地在太行常山之東

今遇此小虞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

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

走

契丹素饒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

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而

律阿保機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

宿新樂阿保機車帳在定州城下

契丹主乘奚車卓帳帳覆之寢處其中謂之車帳

敗兵

至契丹眾眾退保望都

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

十五里至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世時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

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中縣縣以爲名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

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

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飯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

四自子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

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

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

會大雪彌

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腐於道阿保機舉手指天謂

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蹙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櫟於地

櫟禾稈也

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

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

蹙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

它道走免

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彊其有以哉

阿保機責王郁摯之以歸

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

自奴須知蔚州

東南距幽州二百二十里儒武又在蔚州西北契丹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

授山北都團練使

晉王季存勛之北攻鎮州也季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

兵少

晉王以兵北伐留李存審等守舊魏此兵之在南者也

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

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兵屯澶州

時澶州治頓邱

戴思遠果悉楊

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

唐狄仁傑刺魏州有惠政州人爲之

立祠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

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

攻德勝北城重斬複纒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

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

遁還楊村

蜀主王衍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蜀主好戴

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此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晉

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

後薛史寶攻貞

定結營西南隅斷壘構環之決大悲寺溝渠以浸其邪

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

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

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

能拒退保趙州

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

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

數日不盡晉王季存勸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

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王衍

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甲戌

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

故營蜀營也

邀擊

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窟聞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

其腦

孫策之中類韓賢之彌歷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之重而選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

嗣昭腹中

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殛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

卒晉王季存勸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

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

圍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

北面招討使令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

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迎諭之兄

弟俱忿欲殺存渥

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養創殘皆理軍府備有勳勞身死行陳之間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

陽曾無辜死恤存之命此其所以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範

兄弟俱忿也存渥晉王同母之弟繼達繼忠繼能繼英繼遠繼儔爲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範

凶狡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己爲酋後繼範陽讓以事自晉

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範爲留後

繼範故晉附梁張本考異曰按鄆州本號昭義軍今以繼範爲安義

後遣使蓋晉王過其父諱改之耳及繼範降梁梁亦以爲匡義節度使今人猶謂晉將閻寶以鎮州之愆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漢主劉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

九域志
梅州程

鄒縣有梅口鎮與
閩之汀州接壤

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巖遁逃僅免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

鎮定本
東垣鎮

高帝更名真定其津渡
之處舊有東垣之名

夾呼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

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季存勳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

以爲刺史專事招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秋八月梁莊宅使段

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

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其城新鄉

其城新鄉二縣皆屬
衛州舊唐書地理志

日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其城野漢其縣也

唐爲其城縣九域志衛州治汲縣唐開元六年廢新鄉縣爲縣屬汲

縣汲縣又有淇門鎮其

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

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

九域志
澶州

州西至衛州二百四十里相

州南至衛州一百五十里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

璵以張昺爲衛州刺史昺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雨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鬪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李存勗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肅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

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卽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甯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而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蜀自五月不雨至於九

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有肥遺見於紅樓

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

大旱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

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季存勳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 十二月晉王季存勳以魏

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

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

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掌判司也

陰漢郡名隋置濟陰郡唐帶曹州

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

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大封王躬父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高麗國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閒使高麗進國經紀載疏略同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麗之後不知建實殺躬父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一終